

唐書



張姜武李宋列傳第七十七

唐書一百五十二

宋祁奉

勅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誅令誅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爲判官遷

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安交游特與楊綰  
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  
敎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圍閱  
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  
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  
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  
奏減堂殮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之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  
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  
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

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  
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  
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  
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敎本旣  
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  
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  
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  
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  
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  
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

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蕩宥况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

益將

末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皆免鎰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

之朱滔助田悅也以蜜裏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旣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來

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甃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贊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旣許之內知

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日送之

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旣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

唐書卷之七  
五  
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爲劔南西川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  
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  
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  
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  
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  
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  
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  
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

皆駭走遂寔元衡批顙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  
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  
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  
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  
或傳言曰無撿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  
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  
戶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  
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  
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  
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

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  
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  
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備狀  
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  
相則金吾殷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誼譁因詔寅漏上二  
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延石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  
餘慶不事華絜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  
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  
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鏘以宰相領

度支剥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鏘自訴於帝帝曰乃欲  
報怨邪鏘不敢對儒衡論議劾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  
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  
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  
相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  
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  
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  
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



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垵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北邊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士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成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舉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以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視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

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

陛下每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飭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

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瓘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瓘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瓘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彙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

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  
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  
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  
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璫牒  
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  
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  
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  
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  
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旣

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  
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  
匱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  
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  
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  
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  
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鬪  
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  
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  
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

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  
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  
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世  
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  
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  
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  
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  
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  
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

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  
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  
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  
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  
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  
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  
璫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  
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  
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荅曰方隅皆  
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

大臣使無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醲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後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

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

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眾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挺忠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壞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

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置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

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兩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

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

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  
比命訪問里以貨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  
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  
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  
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  
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  
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  
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  
至旣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  
思叛脫相連之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

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  
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鷓戶  
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  
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  
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  
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  
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  
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備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  
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  
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  
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  
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  
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  
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  
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  
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  
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  
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

辟盧鈞大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  
事進起居卽舊制設次郊立太僕盤車載樂召群臣臨觀  
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  
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卽爲翰林學士敬宗  
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奢薄驢扇朋黨申錫素  
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位再轉中  
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  
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  
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

唐傳卷七  
十一  
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室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致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皆

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

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寃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旣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人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

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死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絳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列傳第七十七

唐書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一百五十三  
唐書一百五十三

公神前開而辭絲籍請申途請小升大賈亦錄之辭平  
無不幸遂對刺然於其少若嬰服可歲而各與益益幸矣  
長良益蘇善師哉之晴育却而對鞠然實佳於忠信寧以  
贊日益示衡暴忠正室錄日蘇大引引益知悉也果不致  
書給其子其姪為姓固揚會昌二年以請日員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唐書一百五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濟任為隴州刺史留不  
歸更為汧陽人秀實六歲毋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  
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  
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  
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祭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祭  
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  
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  
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

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處伏虜師燔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

軍戰愁思罔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

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嗾輒擊傷市人椎金扇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請辭於

軍乃解佩刀選老蹇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謹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

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邪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  
大將焦令謔取人田自占約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  
農告無入令謔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  
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謔怒召農責  
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  
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  
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謔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  
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  
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  
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謔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也

公一夕自恨死馬麟代孝德每所咨謀麟處決不當固爭  
之不從不止始麟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  
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  
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  
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  
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  
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  
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  
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麟領鄭賴  
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麟嘉其

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麟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麟得歸久之麟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撥甲備變麟卒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史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比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

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羸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蒼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



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

中顙流血鱗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

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  
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人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  
謚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  
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太和  
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  
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  
宗加賻祿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  
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楚珂知名疑自鄭滑節度使入  
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疑當誅裴度  
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

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  
於鬪鷄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  
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  
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  
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  
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旣還光國手  
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  
郡王贈太子大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  
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

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  
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  
令鄭延祚毋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  
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  
卿曰柰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  
中丞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  
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  
陽託霖雨增俾濟隍料才壯儲廩厚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

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乎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  
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  
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  
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慄  
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  
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壽峇以衆歸有詔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  
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于光藏三首宅曰結芻  
續體歛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

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  
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  
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  
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寧來乞師寧曰聞公首奮裾  
唱大順河朔特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  
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  
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  
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寧曰朝家  
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嚙口限賊不得前  
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嚙口出官師使

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以分犀銳制其衝公  
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和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  
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  
平七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  
拒戰賊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  
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  
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  
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  
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  
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

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樅栝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

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躋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馱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

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  
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  
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  
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  
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  
論奏乃給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毋論事皆先白長  
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  
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  
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  
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

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  
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  
昇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  
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  
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  
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  
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  
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  
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  
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

關白時闈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  
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  
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  
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  
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  
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  
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  
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  
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  
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

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  
猷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  
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  
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  
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  
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噐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  
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  
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爲  
定表慘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

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差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布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

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



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魯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魯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殞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

曰從大梁來馬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頊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適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顏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  
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  
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  
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  
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  
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  
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  
哉

列傳第七十八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唐書一百五十四

宋 祁 奉

勅 撰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  
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  
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  
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  
署列將擊豐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  
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  
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  
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

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  
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  
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  
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  
吐蕃寇劔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  
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  
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  
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  
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  
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北

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  
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  
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  
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  
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  
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  
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竿晟引步  
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  
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  
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

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  
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  
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  
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  
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涓北壁東涓橋所過  
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涓南軍囂無制德  
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  
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  
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  
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振光望見惡之

戒曰將務持重言言自表裸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  
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  
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  
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  
而懷光軍多鹵掠是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  
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  
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  
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  
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  
者懷光曰稟賜不均卑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

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割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鈺唐良臣張或為洋利劔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中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吾成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

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萃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教詹單叟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

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或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

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媚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

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坦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

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佑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愍而市不易廛宗

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

熒惑守歲天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方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冀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



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念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疆示弱以招窺覲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勲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橐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

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竒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背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並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要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

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馱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鮮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元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城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城挺身免詔罷燧河東

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日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蓋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賈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勲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弗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

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觀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

保世嗣申告柩前冊贈太師謚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守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

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  
度慙故晟每進對寒寒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  
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  
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  
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  
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  
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  
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  
子其聞者愿憲懇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召授太子  
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  
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  
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  
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  
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爲刑部尚書俄  
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長慶  
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  
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竇緩典帳中  
兵驕驚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  
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

唐傳七十九  
兵三千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宥主後務請諸朝時  
責愿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  
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  
權近官貨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憲與  
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  
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  
憚頔威彊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  
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幼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  
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  
故赦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

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糶絳粟既  
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  
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  
遷太府卿大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勲伐  
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  
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陰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  
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救諸子服  
總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旣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  
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

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  
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  
懇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懇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  
為隋唐鄧節度使懇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  
候部伍或有言者懇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  
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朔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  
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為  
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懇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  
為備懇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  
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

主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懇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  
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  
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柵柵山以  
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  
陵城禽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  
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  
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懇曰彼謂吾不來此可  
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懇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  
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懇曰不可

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

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竒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

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更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由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

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羸韉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



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揃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

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竒其才長乃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旣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

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一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繇弱郟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

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信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丁志沼反擊其帥史獻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敕士櫜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旣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

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倚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

細急拏歛頗極所欲盛飾卑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不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尉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鏖戰蹙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番有功晟視佖與二姓等其給

與過之晟兵罷必亦不見用召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必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必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曰出制故號白麻至必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獬河南李希烈誣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

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列傳第七十九



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  
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  
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  
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  
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  
才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  
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  
佻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旣而懷恩與太原將謀  
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  
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

累進至鄴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其便徙懷州時  
師旅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  
親者必造之厚爲禮瘞暴酷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  
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  
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  
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  
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  
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  
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爲援詔燧  
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

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熒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旣而水不爲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

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上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闔廣揚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仵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鄆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

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徇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千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

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二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芄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鑱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



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  
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  
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  
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駘籍三十里淄青兵幾  
蹙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  
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  
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  
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  
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  
元昂以洺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

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  
遣許士則侯斌問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  
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  
俊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  
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  
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  
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  
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  
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芑

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  
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留帝數遣使  
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  
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  
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  
玄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  
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  
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  
與諸將子壁中涓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  
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安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

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指內人又醜汾環城樹以固隄  
詔兼保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  
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  
黨要迂珍守晉毛朝敷守隄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  
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隄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  
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  
隄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  
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  
過望燧乃率步騎二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  
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

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旒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  
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  
百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踴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  
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  
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  
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賊元光韓游懷之兵合賊將徐  
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瓌光固守久攻所傷  
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  
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  
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爲族滅計若

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  
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  
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  
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雒陽堡堡將降餘戍  
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  
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它脅附  
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  
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  
起義堂帝榜其頰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

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  
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  
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執其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  
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執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  
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城僅得免  
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  
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禱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  
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  
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廷優詔毋拜時晟已  
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

燧亦疾而什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  
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子彙暢  
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  
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  
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  
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  
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貲  
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牟侵又彙妻訟析  
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產至順宗時復賜  
之中官徃徃逼取暢畏不敢去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

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有司謚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城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

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刀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未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

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躡而入還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柰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匏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掎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懼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

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畧詔不足則畧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監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

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 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錢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甚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  
瓌戴休頹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  
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  
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  
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  
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  
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  
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  
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  
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

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羅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  
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  
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  
廢朝瑊好書通春秋漢書 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  
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  
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卅方之金日殫故  
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  
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自上不疑我故治滸  
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資之本名日進稍顯改  
焉五子鎬鑡爲達官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虐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為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為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鎬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蓄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

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為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為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為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繫用命闕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

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燧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晟下遠其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列傳第八十

楊戴陽二李韓杜刑列傳第八十一

唐書一百五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其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實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諸軍圍

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  
爲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為榮  
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  
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  
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予來賀所請之當  
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  
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及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  
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十軍帝  
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  
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

此頁候入

下八十二卷

第二頁陸贄傳

內

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  
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  
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  
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踞蔡許富全之地而益  
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饑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  
也代朔邠靈自管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  
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大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  
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  
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

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旣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

十

大都督弟休瓚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瓚  
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遷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食其言旣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壘不發帝咨數不已重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

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  
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  
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  
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  
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既慮變請與惠元東徙  
則建徽孤立安因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  
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  
光反明甚是及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  
駘窮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皆袒裼戰而死

唐書中書省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

射晟殿中監高邠州刺史少子旻字今素惠元之次被八  
創墮別井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旣縛潞軍潰有  
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  
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  
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  
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  
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  
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  
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

元光美須髯鷲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  
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  
賊遣將何望之襲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  
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  
卒裹餼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  
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也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  
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  
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  
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  
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  
漣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  
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  
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  
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  
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  
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旣  
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  
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宐如何燧默  
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城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  
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

城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環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城以遺詔不聽城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徵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糗糈榛莽

關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解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仲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蓋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

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邏增募五千人輦旛謹堅上  
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  
後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  
藏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  
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  
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訪河曲  
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  
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

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  
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  
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  
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  
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  
子且奉天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  
凡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  
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  
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  
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



棚投薪於中風逐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  
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  
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  
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  
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  
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  
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  
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  
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  
下約上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

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  
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  
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  
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旣失兵不知  
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  
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  
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  
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  
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  
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

至必遽不如捨之致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  
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  
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  
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  
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  
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  
選屯邠寧懷光寇同州城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  
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  
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  
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入地

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  
級取馬五千遶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輦鼓四發  
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  
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  
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  
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  
爲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彊則入寇今侵地  
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  
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卽有變急趨柏  
泉以分虜勢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卽解去後吐蕃寇

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卽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旣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纜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

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安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敬寺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儉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廐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儉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鞫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

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  
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  
漢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  
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  
封餘姚郡王將卽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  
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  
保鄯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  
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  
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二萬五千屯鹽州又救涇  
原劔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  
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  
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  
逼已遂排劾之帝爲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恐  
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  
衝卽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充鄆  
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  
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  
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  
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唯君牙得

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鳳翔觀容  
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劭耕講  
戰以爲備戎不得侵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  
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  
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  
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  
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爲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列傳第八十一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一百五十七

宋 初 奉

勅 撰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  
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  
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  
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  
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  
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  
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遙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  
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

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懇田贏縮以稽本末視  
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  
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  
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才幹蠱四賦曰閱  
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  
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  
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  
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  
詔問策安出贊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

此頁係入  
上八十一卷  
第二頁楊朝晟  
傳內

和隴抵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  
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  
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  
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  
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  
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  
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騾傍苴夢衝等絕吐  
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兵二  
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  
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

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  
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  
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閻羅鳳西結吐蕃狽勢  
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  
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  
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  
次鬼主孫葉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  
賊龍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夾撓  
驤詔舉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劭張芬分出西山靈關  
破俄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年

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  
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  
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  
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筭室廬貸商  
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  
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  
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  
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  
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  
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

唐書傳八十三  
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弊之術帝不  
納後涇師急變誓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  
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誓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  
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  
而誓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誓曰陛下引咎  
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誓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  
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誓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  
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  
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

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  
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歛焉加歛既殫乃別配之別配  
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  
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  
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覆  
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  
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筭裨敗  
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蹶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



又謂百度弛廢則撻義以掩思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  
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  
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  
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竝  
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  
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  
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  
方以興衰誘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  
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

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  
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  
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  
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  
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  
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  
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  
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策在刻勵而謹脩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己以從眾。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

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其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焉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

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謂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詒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能無改善莫大焉

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美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惡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至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失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鯨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虛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恣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

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  
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  
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  
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  
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  
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  
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䟽隔而猜忌者乎是時  
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  
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元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慙  
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

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  
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  
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  
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  
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  
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  
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  
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  
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  
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

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  
盜據官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  
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  
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  
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  
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  
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  
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  
心心必副事二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

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  
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  
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  
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  
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  
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織麗無得以  
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

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  
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  
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  
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卽美其彊雄使不得讎覆  
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  
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  
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  
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  
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  
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

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  
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土之資也輕爵褻  
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  
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  
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  
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  
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  
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  
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  
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

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

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旣圓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噎喉梗而心脅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



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  
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  
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  
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  
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  
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  
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  
神主修飾郊丘展禮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  
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  
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瀆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  
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  
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  
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  
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  
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毋  
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  
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  
度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  
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鰾泣帝爲興改容慰撫春

遇彌渥天下獨以為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誓亦數言參  
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  
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  
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  
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  
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  
言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  
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  
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

衆自議為不群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  
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  
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  
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  
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  
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  
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  
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  
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  
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

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蒙直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贖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一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贖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以

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桡敗敵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以水草爲

居計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溪壑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

不謀非百克不闔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

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

邀所不能疆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懾駭禡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瀆平居殫資

信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  
徒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  
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  
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低士  
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  
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  
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  
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  
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

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低  
譟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  
直已不求諸人則羅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  
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  
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  
無之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  
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  
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集雖衆無施  
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馬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

間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  
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  
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  
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  
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憖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  
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  
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  
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庭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  
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

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  
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  
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  
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  
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  
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  
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  
則弱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  
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討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

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宐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宐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宐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彊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畱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



唐傳八十二  
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成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遥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

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遼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鎮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

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  
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  
上書苦諫帝不擇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宿  
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  
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  
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贊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  
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贊入  
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  
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  
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

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吾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  
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  
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  
雖牙爪宣力蓋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  
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  
帝喜見顏間自天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

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宅卹乎既放荒遠常  
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爲今古集  
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  
仇盡言怫然以譏倖遂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  
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  
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  
邪諂得君則正上危何可訾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  
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總十一唐  
祚不競惜哉

列傳第八十二

常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唐書一百五十八

宋 初奉 敕 撰

常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隨間臯始  
仕爲建陵挽卽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  
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  
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  
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  
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師將劫以臣泚別將  
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  
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以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

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  
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  
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  
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爲乃  
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  
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  
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  
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  
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

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  
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  
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  
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  
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  
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  
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束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  
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兵二  
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  
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

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  
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  
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狃勢  
疆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  
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  
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崖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  
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  
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  
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分出西山靈關  
破俄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年

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執來援與戰破  
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  
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  
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  
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  
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  
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  
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雋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  
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

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徧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

諫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于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佞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

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

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聞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旣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

唐書傳八十三 五  
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馱正  
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  
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  
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之中丞  
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  
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  
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  
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  
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

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  
文李元弁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詔  
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  
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  
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  
車送闢京師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  
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  
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  
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  
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闢嘗病見問疾者



必以手行人其口闕卽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价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

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毫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自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燧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揚豐齋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

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  
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  
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  
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  
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  
繕裨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  
沮劔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貞官貞元四年拜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  
代之地迫于寇常因縻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  
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

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  
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  
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  
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  
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  
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堊無詔文驗覈但稱  
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閤闥所奉及  
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新宦人以數  
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  
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

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  
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  
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  
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  
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  
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  
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  
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  
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  
此爲况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

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  
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  
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  
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  
時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  
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  
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  
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祐討徐亂泗州  
刺史張仵以兵攻埇橋與徐軍埇仵大敗帝未有以制乃  
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仵爲泗州留後杜

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  
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遠濠泗隸徐徐人喜遂  
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  
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  
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  
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  
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  
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  
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申劔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

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鄭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  
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延光  
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  
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  
五千扞衛用誠至盤屋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  
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  
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  
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送勛館之左右嚴侍勛  
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符示之曰大夫  
召吾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

扞刃得免遂什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  
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  
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  
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  
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  
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  
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  
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  
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驛梁洋議  
遂定然梁漢間乃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

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  
宐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加  
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  
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從孫譔與宰相楊收善咸通  
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爲江南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  
內寇詔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譔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  
得罪韋保衡以譔素善收昧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  
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

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鏐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一作定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鏐等詒書宰相耻爲鏐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鏐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索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謚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

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執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恭

充本名瓘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

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其元曰我知若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托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冀兵三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誅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宥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

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宥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宥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宥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宥所脅為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鏡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將家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

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師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為牙將及宥為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宥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宥終金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墮龍驤皆為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背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列傳第八十三



而觀下也皇心輒創思卒欲以痛言自輸長矣天年宜若  
 能期皆為國深憂矣奮一却對不覺與蒲大所長並前  
 贊曰皇數挂况本館主靈田前開未前以異人及好節  
 亦於金吾將軍

亦為留效想相贈備之不致亦直發于首委實以共後會  
 吾福乎因悉罪之而免也次李黃首隨之也故為天能及  
 去二千八食豈不夫人心平不去且與之繼何以繼事哉  
 幾風然不煩察矣未人拜李黃監軍事少曰韓公至而則  
 首以去不違軍戰軍中類士二十直閣下口夫西首於成



